



#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编



七三



#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 NOBEL PRIZED LITERATURE

根據瑞典學院編纂，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

陳映真主編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8

**織工** 霍普特曼著 方瑜譯

**沉鐘** 霍普特曼著 李永熾譯

**新月集** 泰戈爾著 鍾文譯

**園丁集** 泰戈爾著 鍾文譯

**漂鳥集** 泰戈爾著 鍾文譯

**祭壇佳里** 泰戈爾著 梁錫華譯

主編 陳映真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292號

電話：(02)394-1960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

電話：(02)752-5594

新加坡 南洋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

印刷者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

初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4日

再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8



葛哈特·霍普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1912 獲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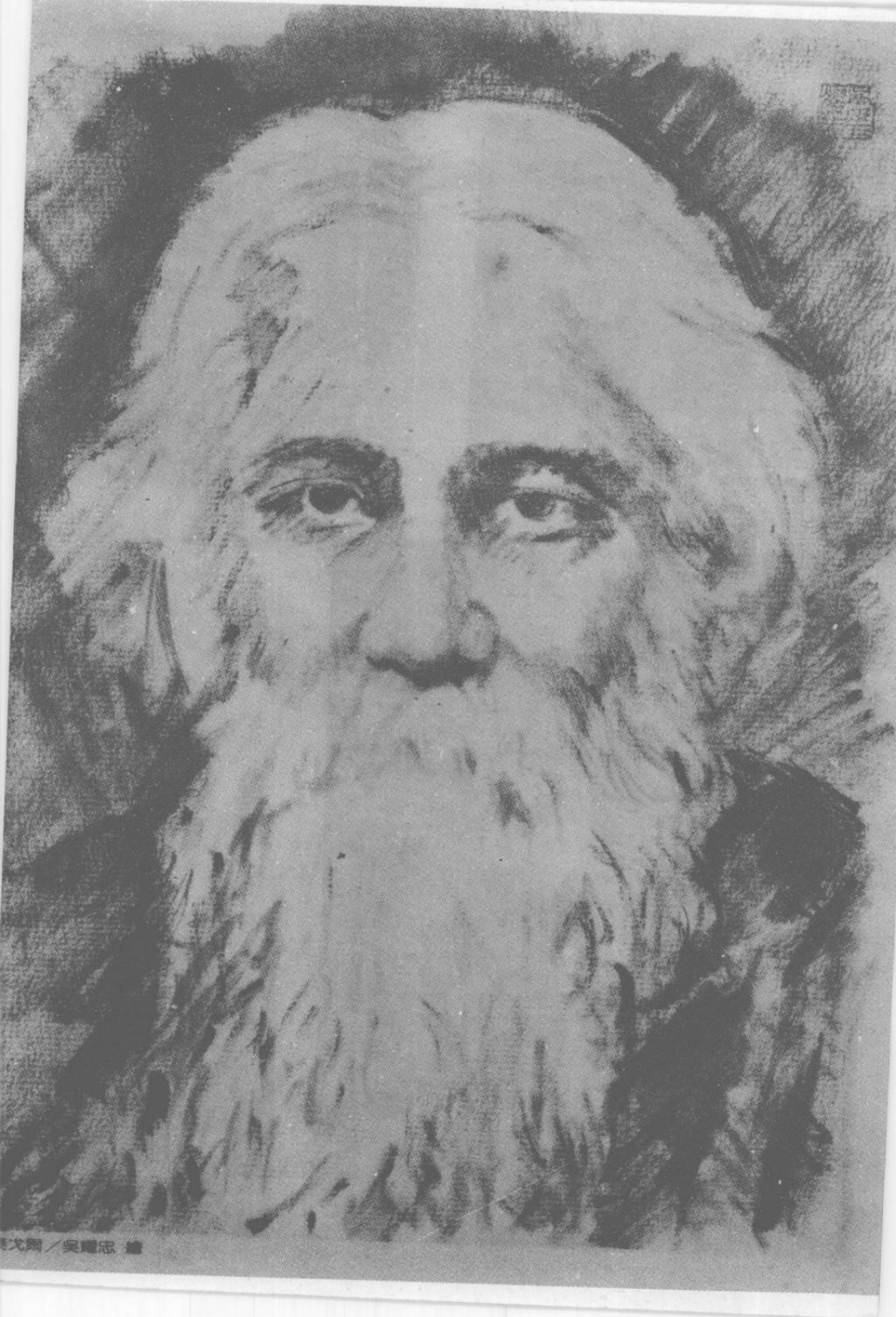
拉賓德拉納斯·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1913 獲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cttongbook.com](http://www.cttongbook.com)

吳昌碩  
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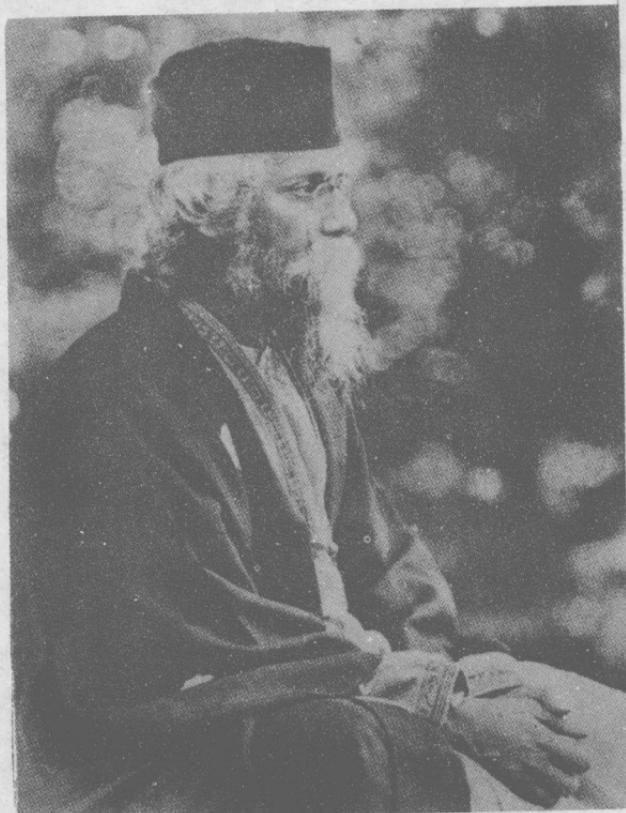


戈開／吳昌碩 繪

霍普特曼與美國劇作家尤金·奧尼爾(右)合照(1932年)。



霍普特曼口述的神情



一八八三年，泰戈爾與素麗娜尼迪彌結婚。





---

主編／陳映真 策劃／沈登恩  
顧問／白先勇・王禎和・姚一葦・何欣・葉石濤  
尉天驥・胡菊人・高信疆・胡金銓・痖弦  
譯者／湯新楣・喬志高・郭博信・吳潛誠・鄭臻  
劉啓分・杜國清・葉維廉・李歐梵・鍾玲  
翁廷樞・王潤華・劉以鬯・方瑜・李永熾  
孟祥森・黃文範・宋碧雲・高大鵬・邱豐松  
李魁賢・黎登鑫・王兆徽・戴天也・斯  
陳紹鵬・楊月蓀・何欣・莫渝・張伯權  
陳黎・陳曉林・王鳴仁・宋樹涼・邱剛健  
翹翹・吳煦斌・楊澤・梁錫華・簡清國  
黃燕德・徐道昉・吳安蘭・鍾文・顏正儀  
王津平・詹麗茹・陳惠華・高淑斌・劉大任  
助理編輯／張恒豪・楊順明・林秋蘭・吳福成・余淑玲  
作者畫像／吳耀忠・梁正居・邱美月  
美術顧問／黃永松・黃金鐘・水禾田・莊靈

---

得獎評語	1
頒獎辭	3
致答辭	7
<b>織工</b> 方瑜譯	1
<b>沉鐘</b> 李永熾譯	1
霍普特曼及其作品	115
霍普特曼得獎經過	129
霍普特曼作品年表	135



沉思中的霍普特曼。

## 目錄 拉賓德拉納斯·泰戈爾

得獎評語	1
頒獎辭	3
覆電	11
<b>新月集</b> 鍾文譯	1
<b>園丁集</b> 鍾文譯	1
<b>漂鳥集</b> 鍾文譯	1
<b>祭壇佳里</b> 梁錫華譯	1
泰戈爾及其作品	51
「祭壇佳里」的翻譯 梁錫華	63
泰戈爾得獎經過	77
泰戈爾作品年表	81

一九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葛哈特·霍普特曼（德國）

Gerhart Hauptmann

得獎評語：

「欲以表揚他在戲劇藝術領域中豐碩、多樣而又出色的成就。」



# 頒獎辭

瑞典學院執行秘書中人不諱  
漢斯·希爾德布蘭德

「天下沒有不變的事物」，這是一句流傳了千百年的格言，如果我們能回顧歷史，會發現這句話很有道理，只可惜我們年紀都已經不小，不再有充分的機會來印證這個道理。就我們所知道的史實來說，很多能造福人羣的新事物都不是一開始就能被人接受的，一棵葉茂枝繁的大樹往往當初只是一粒不醒眼的小種子而已；現代科學便是這個樣子。

戲劇詩的發展也不例外。兩千五百年前所謂的希臘悲劇，原是在酒神節當天，由唱詩班的演員披著羊皮唱詩的一種儀式，却衍變成目前的戲劇詩；其間的差異不可謂不大，進步不可謂不多。

當今的戲劇界裡，霍普特曼無疑是一個炙手可熱的名字；今年，他五十初度，正是生命中最珍貴的黃金時刻，我們無妨先回顧一下他多彩多姿的文學生涯。

二十七歲那年，他正式許身繆斯；三年後「織工」（一八九二年）出版，不但使他嶄露頭角，也展現出他卓絕的才能與信念。

此後傑作便接二連三地推出，他的聲名也奠定了。由於在故鄉西里西亞的成長經驗，使他喜

歡描寫下階層羣衆的生活形相；他的作品側重人與環境的關係，人物造型既不陳腐，也不生硬，令人不能不由衷的信服。對劇中那些卑微人物，作者一點也不做矯情的歌頌，反而能使人溶入劇中，和他們一起掙扎、一道追求——霍普特曼寫實劇的最大特色，端在能給人救贖的信念和光明的期待。

此外，他擅寫神話劇。「翰奈爾」（一八九二年）和「沉鐘」（一八九七年）便是有名的典型。前者以歡愉的氣氛取勝，後者在德國享名已久，也經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審核過六次以上。霍普特曼在喜劇和歷史劇方面的才華亦非等閒。抒情詩雖然未出專集，但劇本中偶爾穿插幾首，也都很有份量。

長篇小說「信奉基督的愚人：伊曼紐·昆特」（一九一〇年）是他多年的心血結晶；「聖徒」（一八九二年）是前書的初稿，它刻劃窮人的精神面貌，主角除了聖經以外，什麼知識和判斷能力也沒有，後來却自認是耶穌基督的化身。

常人的心理發展，每受內外各種複雜的因素所左右，寫來已經十分吃力；寫一個心態異常的人的精神衍變，尤屬難上加難。我們真不敢想像作者在這本書上花了多少功夫，雖然它的價值迄今仍屬見仁見智，但我寧可和多數人一樣，把這本書當成描寫這種難題的傑作。

然則，霍普特曼作品最突出的特色恐怕還在於對人物心靈有敏銳獨到的洞察，使劇中人不論大小，都有血有肉、維妙維肖，不像別的作家，只會用概念化的角色來作為傳達某種思想的傀儡。小說方面，有人特別傾心於他對背景的描寫，沒有背景的烘托，人物也許就顯不出他們的活力

。他的戲劇都緊湊有力，從頭到尾，每一氣呵成，讓觀眾看來十分過癮。最值得讚歎的，還是在描寫人世陰暗面的時候，他不會忽略了人性的尊嚴。

這些優點，便是今年諾貝爾文學獎決定頒給他的主要原因。

在「信奉基督的愚人」中，霍普特曼說：「要完全揭露各種生命的真相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生命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觀察者的能力難免受到各人經驗的限制。」

當然，觀察者也有很多種。一般人忙於生活，往往沒有機會，也沒有雅興去探討別人的生命，除非對某個事情、某個對象有獨特的興趣，否則探討也很少深入。其實，一個人再怎麼規避現實、與世隔絕，也難以擺脫環境的干葛，從他們的身上去探討人類的心靈活動，未必會離譖太多。而且，除非我們麻木不仁，否則對這些事不應該放棄喜怒哀樂的權力。

詩人是不同於常人的，他們天生敏感頗悟，善於發揮想像力，霍普特曼先生尤其把這份天賦運用得很高明，所以在書中塑造了那麼多的角色，每個角色又都能恰得其分、相互陪襯，使作品生色不少。

又有人認為，他長於掌握自己的觀察能力，才能把各階層的生活做那麼忠實生動的描繪，憑現有的幾本傑作，他便已成為突出的寫實作家。讀了他的作品，你一定會拍案大叫：「這種困境非突破不可！」誠然，生命有它不可避免的陰暗面，但這種陰暗面必須用高超的文學手法來處理，才能留給後人以深刻的教訓。

霍普特曼先生在文學上多才多藝，所以能為我們寫出很多優秀的作品，今天我只舉「信奉基

督的愚人」和「沉鐘」爲例，其餘的，留待各位自己去慢慢鑑賞就可以了。

透過書裡心高命薄的人物克拉默，霍普特曼曾經語重心長的提醒我們說：「如果有人強行要把人生塗上悲觀陰暗的色彩，那他將得付出終生的代價，忍受經年累月的寂寞，沒有朋友，也沒有精神的出路……只有在絕望中等著聖靈出現，並在肅穆安詳中寄望於永生……他是孤苦的。」

在作品裡，救世主並沒有戴著荆冠出現，倒是窮人在極度困惑中，誤以爲自己是基督再世。克拉默的話反映的是作者的態度。「信奉基督的愚人」一九一〇年出版，做爲本書雛形的「聖徒」却遠在一八九二年就推出，這部傑作顯然花了作者將近二十年的心血。

真正的藝術並不是在於將刹那間得到的靈感，匆促地形諸筆墨，公於世人，而是將有用的思想作長遠而周詳的比較與斟酌後，再做慎重的處理；一個誠懇的藝術家，必能藉這份過程的體悟，而掌握藝術的真髓。霍普特曼先生，您以嚴肅的戲劇體裁表達了自己對感情、思想和行動的執著，多年來，您的成就已經達到了藝術的顛峰。

瑞典學院認爲您最值得頒贈今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現在，我恭請我國皇上頒發。

(宋樹涼譯)

書「基督教愚人」中，霍普特曼說：「要完全誠實公道，實在太難，但不可以強求。」

並非萬人所知，而由相處，斯不食酒，工人並無多求。

。雖也吃點，但不醉，參半，輕飄飄，來去無踪。是即所謂「人」，

## 致答辭

霍普特曼

在領取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時，我先感謝剛才委員先生客氣而誠懇的演講。各位一定知道，今天我和我的國家對這份榮譽是何等的興奮和感激。多年來，諾貝爾獎已經成爲一種對世界文化的鼓勵，諾貝爾本人在世界各國的文化上也有很突出的地位，很多人提起他的名字就像過去提到古聖先賢的名字一樣地信任和敬佩。這份獎必然會世世代代傳下去，而且受到舉世的推崇。

今天，讓我對這位古道熱腸的獎金捐贈人致敬，也向貴國當局致敬，因爲貴國培養了這樣的人才，又忠實地替他掌管這份慈悲的基金。我覺得，世界上總有一些人能敞開襟懷，犧牲自己，來開拓人類文明的花園，使文化苗圃去蕪存菁、欣欣向榮；對這份大公無私的精神，我欽佩、感謝，也祝福，祝福你們年豐收。

現在，請讓我爲這份理想的實現而乾杯——我是指世界和平的理想，這份理想實際上已經涵括了藝術與科學的目標，藝術與科學的目標絕不會是戰爭，何況，它們也只能在和平的環境中生長。讓我再爲諾貝爾獎偉大的理想乾杯，在人道的立場上，讓暴力隨著國際間的交流而泯除，也在文明社會裡泯除。（宋樹涼譯）

